

皇家藏書



人 海 潮

网蛛生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皇家藏书/孙德敦主编.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0.11
ISBN 7-104-01315-6

I. 皇… II. 孙… III. 古籍—中国 IV. Z83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77449 号

皇 家 藏 书

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

(邮政编码: 100086)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北京市通州区大中印刷厂 印刷

21370 千字 787×1092 毫米 1/16 开本 1060 印张

2000 年 1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

ISBN 7-104-01315-6/I·531 总定价 (全 32 卷): 8800.00 元

袁寒云先生序

网蛛生长于稗官家言，尤长于社会写实。兹以新著《人海潮》见阅，叙述多近十年来海上事，凡艺林花丛，以及社会种种秘幕，未经人道过者，搜辑靡不详尽。作者自谓费时五月，易稿三次，始付剞劂，其精审可知。都五十回，计五十万言，如秦之镜，如温之犀，万怪毕集，洋洋乎大观哉。文笔尤多弦外音，能使人悟领于不觉间。余尝谓作小说不难，写实为难。写实而能成钜著，有弦外音，好劝惩者尤难。网蛛生自谓《人海潮》，余直谓人海镜耳。

丙寅夏历十月十有七日寒云叙于津浦车次

钱芥尘先生序

做短篇小说难，做长篇小说尤难。长篇小说体例有二种：一为《官场现形记》派，合无数短篇小说而凑合一起，记一事，述一人，不必详其来历结果；一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派，通篇以一人为主干，万汇归宗，脉络贯串，故论小说者，皆知前派易而后派难。

长篇小说取材有二种：一为《镜花缘》派，专恃理想，空中楼阁，渲染而成，使人俨若确有其事；一为《红楼梦》派，趋重写实，加以剪裁，描写个性，其人之声音笑貌恍如跃跃纸上。故论小说者，亦莫不知前派易而后派难。

老友网蛛生以《人海潮》示愚，是兼《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及《红楼梦》之长者也，欢喜赞叹，莫可名状！因略记愚对于长篇小说之感想于次。

中华民国十六年三月炯炯写于上海画报

程小青先生序

网蛛生广交际，善辞令，年来卜居吴下，予数数遇之于吴苑茗座。同文偶集，网蛛生辄娓娓谈其十年来沪上之所经历，间多社会之隽闻趣事，往往有足令人忍俊不禁者。沪上为繁华之中心点，万邦人士，麇集于此，流品既杂，异闻自伙。网蛛生厕身于上海社会者十年。十年中目之所接触，耳之所听闻，以及亲身之所阅历，奇离诡譎，在在有足以记载之价值。网蛛生濡毫伸纸，演为长篇说部，名曰《人海潮》，都五十万言，极绘影绘声之妙，其意益将以讽刺社会，使一般人知所警惕，知所迁善，其用心亦良苦也。书成属予一言，固辞

不获，爰述其大概云尔。

民国十六年一月五日吴门程小青叙于茧庐

张秋虫先生序

诗人穷而后工，于文殆亦然也。古人发愤著书，多在贫贱忧戚之际。穷者未必工，而工者必穷。其思专，其抒想乃渐入要渺之境也。友人网蛛生，颇蜚声于海上文坛，顾惜墨如金，罕以著述问世，或竟疑网蛛生之名，等于处世之虚声，即余亦甚为网蛛生惜。盖以网蛛生之才，出其绣虎雕龙之余技，宜若可以压倒元白奴视屈宋，而但以酒食征逐泯其良能，即谓为暴殄天物，未为不可。呜呼！是处境害之也。网蛛生是时处境尚不与穷近，正无俟卖文自给，抑更无心为文。虽然，人而至于卖文自给，其文亦必不工，何则？利蔽之也。会网蛛生为势家所屈，伏居金闾凡十阅月，杜门养晦，烦襟顿洗，晴窗净几，偶染柔翰，成《人海潮》五十万言，洋洋巨观，微势家之力不及此。网蛛生固穷而后工邪，顾吾终幸其不恃卖文自给也。

丙寅双十节余姚张秋虫序于海上寓庐

著者赘言

予向不治小说家言。今岁移居吴会，寓斋多暇，尽五月光阴，写十年梦境，著成《人海潮》小说五十回，都五十万言，只觉鸡零狗碎之文，无当大雅。尝闻近世新学家，每訾人为记帐式小说。斯篇未能免俗，顾予构思冥想时，已不能将十年往事，历历温上心来，往往前后错杂，多所谬讹。若予此帐，更成一篇糊涂帐矣。

此篇体裁，略仿吴趼人所著《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一书。故随笔写来无多寄托，无甚结构，事实随意拼凑，人物随境穿插，拉拉杂杂，不免琐碎之讥。异日有暇，当续著一种有统系、有主义之说部，以答阅者雅爱。

更有切实声明：小说家言，多半道听途说，无稽之谈，所谓空中楼阁，非真有其事，非真有其人，倘妄加推测，某人某事，则非予所知。

中华民国十五年双十节网蛛生识于吴门春笑轩中

楔 子

世路悠悠未可量，百千万劫走羊肠。射工伺影心弥毒，魑魅迎人计更狂。但许旁观浇白堕，未容沉溺恋黄粱。醒来拂拭云笺写，为觅闲生一晌忙。

话说中华民国十五年四月初上有一天，在下午睡梦回，写出上面一首小诗。正在感叹，平地怒潮陡起，如排山倒海而来，顿时把在下一个瘦弱身躯，卷送到一座孤岛上去。这座孤岛，虽属炊烟断绝，人迹不到之地，细勘起来，倒也是太古洪荒遗下一处洞天福地。岛中石室清幽，气候温和，花木畅茂，果实繁滋，不饥不冻，正好在此逍遥遁迹。在下到得此间，机械悉泯，烦虑全捐，心中目中，空空洞洞，一尘不染。只是有时候回想到卅年人海中，勾心斗角，攘往熙来，自觉可笑。又见那魑魅掷人，射工伺影，更觉可怕。心头蕴着无限酸辛，眼底阅尽万千骇怪，一时无可发泄，摸摸身畔，毛锥尚在，楮墨犹存，写出一部整整齐齐的小说来，这其间事实，是真是假，聪明人自能索解。付梓杀青，留给后人读了，哭也罢，笑也罢，这是后话不提。且说在下岛居无事，攀登绝顶，四顾茫茫，犹觉得人海之中潮势汹涌，潮声澎湃，心有馀悸，悚然而下，正是：

欲诉心头千缕恨，揄糜和泪写新辞。

目 录

第 一 回	乡愚好事竞拜雏儿 艳魄多情下娼泥媚	(1)
第 二 回	粉靥飞红狂且索笑 银缸晕绿寡鹄销魂	(14)
第 三 回	阱设东窗贞魂蒙垢 变生萧寺艳魅含沙	(25)
第 四 回	清霜蟹舍梦尾话温馨 残雪鱼塘鞋尖怜瘦损	(36)
第 五 回	娓娓话江南芳生齿颊 盈盈出水涖清到梅花	(46)
第 六 回	采香泾畔拾翠寻芳 摇碧斋中携云握雨	(57)
第 七 回	织水帘枕梦惊款乃 落红庭院语学呢喃	(68)
第 八 回	泣残红泪肠断西泠 敲碎碧簪魂销南浦	(80)
第 九 回	惹草拈花惭愧登徒子 交怀合卺偶偕主人婆	(90)
第 十 回	一片汪洋田庐成泽国 万星灯火词客到春江	(102)
第 十 一 回	征尘未洗隔座听雄谈 浊酒初浇当筵工雅谑	(114)
第 十 二 回	小楼春雨名士著书 舞榭秋波狂奴捧角	(125)
第 十 三 回	两枝活杖遗老遣情 一线红痧妖姬斗艳	(135)
第 十 四 回	鞋凤挑丝心酸惨绿酿 烛龙吹泪魂堕软红尘	(145)
第 十 五 回	锦被宵寒更阑排大宴 洞房春暖月上谱新腔	(155)

第十六回	笙管嗽嘈美人避面 情词悱恻浪子回头	(165)
第十七回	溶霜捣麝艳窟宵征 嚼雪烹茶琼楼春醉	(175)
第十八回	雪涕赠银瓶镂心刻骨 排愁看电影荡魄销魂	(185)
第十九回	大宝初登万花齐俯首 欢场新辟一客独惊心	(194)
第二十回	蛮貊投荒恨吞心影 华鬢历劫愁听鸡声	(204)
第二十一回	快乐度春宵筝繁弦沸 诙谐谈影事海阔天空	(214)
第二十二回	情场报知遇一粒香丸 客邸谗娇容三杯蜜酒	(225)
第二十三回	痴郎规妓语重心长 孝子出妻词严义正	(235)
第二十四回	狎客试情心怜弱女 文妖设阱计赚青年	(246)
第二十五回	燕叱莺嗔未圆好梦 花娇柳媚难慰痴情	(256)
第二十六回	文章贾祸两首打油诗 妙计钩郎三杯白兰地	(266)
第二十七回	薄醉娇嗔美人作态 批红判绿游子陶情	(276)
第二十八回	错绾红丝尔虞我诈 重温香梦妾爱郎痴	(286)
第二十九回	心计偏工偷描欢喜佛 奇思独运巧制返魂囊	(296)
第三十回	慧舌灵心安排诈术 凄声咽语惨述悲怀	(306)
第三十一回	彩笔描蛾直上摩星塔 银箫引凤偕游醉白池	(316)
第三十二回	文字生涯茧丝抽乙乙 女儿情绪瑶瑟语丁丁	(325)
第三十三回	蝶乱蜂忙恋花空有恨 鱼沉雁杳捉月了无痕	(335)
第三十四回	画苑题名竟成佳偶 情弦断指未遂好逑	(344)
第三十五回	客馆三更惊闻狮吼 歌场一瞥怕听驴鸣	(354)

第三十六回	恨生金屋鸛鵲化离 魂堕玉楼鸳鸯并命	(364)
第三十七回	娼门送嫁一片痴情 客馆谈心两行清泪	(373)
第三十八回	黄金市爱不用蝶蜂媒 红粉好名甘为牛马走	(382)
第三十九回	公子多情暗藏避孕袋 萧娘爱洁珍惜保安刀	(392)
第四十回	恋爱问题两张悬河口 拜金主义一块活招牌	(402)
第四十一回	英雄谈性欲玉尺量才 浪子弄玄虚铁窗堕泪	(411)
第四十二回	刀下留人肉林传笑史 瓮中捉鳖狎客擅奇谋	(422)
第四十三回	六三亭名士醉香醪 五九节车夫弹冷泪	(430)
第四十四回	湖上寻芳骚人遣兴 公庭对簿市侩寒心	(439)
第四十五回	芳心可可疑幻疑真 慧舌滔滔不挠不屈	(449)
第四十六回	一字推敲儒生开博局 万金浪掷豪客叹囊空	(458)
第四十七回	三角恋爱淑女含羞 五卅风潮青年喋血	(468)
第四十八回	侦探奉公偷看西洋镜 警官守法细玩模特儿	(475)
第四十九回	十丈软红尘销金有窟 漫天飞白雪埋玉无人	(483)
第五十回	海上归槎全书结束 湖滨吊影遗恨无穷	(492)

第一回 乡愚好事竞拜雏儿 艳魄多情下娼泥婿

话说中国幸亏辛亥年几个热血健儿，抛却头颅，博得个锦绣河山，还吾汉族。革命成功，共和奠基，自此以降，乡村人民，倒也安居乐业，鸡犬不惊。正是农歌于野，商讴于市，妇孺嬉戏，老弱腾欢，说不尽一番太平景象。闲言少表，且说离开苏州城外四十里之遥，有一座康庄，名叫安乐村。村西一里之外，有一镇，叫做福熙镇。镇上狭狭一条街道，曲曲一条河流，却也人烟稠密，交通四达。附近二里一庄，三里一湾，不少居民，大半上这福熙镇的，安乐村更是众村之主，也有百十户人家，比较来得富饶。乡村人民，比不得城市绅宦，只要养牛一头，耘田十亩，雇个长工，种些蔬菜，便算是个庄主。村上出了甚么岔子，要受庄主裁判。村人受了甚么委曲，要向庄主声诉。庄主的威权，却很利害。一庄总有一主，庄主本人，并不操劳，每天踱到镇上茶馆里喝碗板茶，合茶馆人都站起来笑着招呼他，他就好像做了大总统元旦受贺似的，心中好不欢喜。那镇上旁的店铺，倒也有限，最多茶馆。庄主判断案件，都在茶馆里执行。茶馆更好像庄主一座小小法庭，判断是否合法，不去管他。只是裁判权谁给他的呢？便是一乡乡董。乡董是他上级机关。乡董一乡只有一个，全县三十多乡，只有三十多个，也有前清秀才，也有私塾教师，也有剃头店老板，也有水果行小开，不论资格，只求能干。乡董的助手叫做乡佐，一律出自县知事委任。因此他的威权，就能够控制各庄庄主。仿佛专制时代，元首股肱，万民庶政，全权遥领。只是乡里些小事情，任凭庄主发落，也不顾问，非要有甚么窃贼撬门，寡孀偷汉，这种重大案情，才肯会同乡村庄主，亲自审讯。更有捉私盐船，搜燕子窠，那样关防严密的公干，才肯御贺亲征。一年之中倒也不少这项不幸的案子发生。一乡一镇碰到发生了案子之后，人民更有一种沸沸扬扬的舆论。这种舆论，倒也是采风问俗的应该知晓，待在下把他做个全书的开场，慢慢表来。

且说安乐村上有一家姓金的，兄弟三个。金大最长，其次金二、金三，一辈子没有入过塾，读过书，因此也没有甚么表字大号，随便连行带姓的叫叫。金大、金二早娶过妻子，各归各住。小弟金三，每年四五月出外做田工，田工完结，九十月里归来，吃两个哥子的饭，每天一家轮流着。小弟本来和金二同

住，后来不知怎的，金二叫娘舅陈伯和出来，赶出小弟。那边金大，也拒绝他住。小弟没法，就在草场前面，牛棚顶上搁一个栅子，铺条席子盖块棉絮，宿在上面，倒也小楼一角似的。清早垂晚，唱着田歌，伴只老牛，同起同卧。金大妻独养一个女，年已十三岁，尚没攀亲。金二讨了家小，却没生养。却年正月里，金二不知怎的，和家小争吵，夫妻口角，家庭常事。金二妻这番气苦不过，要上吊寻死。后来跟着邻舍黄老太，到上海吃人家饭去。听说在上海一家公馆里当娘姨。金二守在家里，每月接着他妻子寄几块钱过活，倒也无忧无虑，过他的快乐日子。一天十月初上，金大合家大小，围着一桌子吃饭，他女儿银珠偶然把饭碗上面一粒谷检出，掉在地上，金大瞧见，就把自己饭碗在桌上一搁，圆瞪双眼骂银珠道：“你！不要作贱五谷。掉在地上，又没鸡来啄食。你要死随便都好死，为甚要弄到给天老爷打死。”说着还把双筷直指到银珠乌溜溜两只眼睛上去，逼得银珠哭了出来。金大妻忍不住，俯下身去，把粒谷拾起来，自己送进嘴里，随口说声：“一粒谷丢就丢了，值得多么唠叨。”金大接嘴道：“一粒谷没有六斤四两半气力那里来？看你口轻骨贱，娘儿俩都不知轻重，肚子吃得青筋起，不管主人死弗死。别的不打紧，可是天老爷也不饶你。”金大妻道：“我们田里收获起来，也不知掉了多少谷，谁见天打死人？”金大怒道：“那时有十来只鸡啄食。现在鸡到哪里去了，吾正要问你？”金大妻便不开口了。金大把双筷向桌上一碰，一手拿碗饭浇了两匙豆芽汤，正要吃饭，见妻子一语不发，女儿眼泪索索，滚在饭碗里，金大忍不住又把女儿结结实实大骂一顿，银珠哭声益纵，索性放下饭碗，走到灶前，抽抽咽咽，哭个不休。金大只管吃饭，吃罢三碗，一语不发，披件棉背心，束条布围裙，骨都着嘴走进房里，伸手到一个坛子里去掏了一回，空空洞洞，只剩些稻柴灰。金大抽了口冷气，也便踱到外面去了。

原来这坛子里贮鸡蛋的，金大每日吃罢午饭，总要摸五六个鸡蛋，带到镇上换酒吃。福熙镇三娘娘开一家小酒店，金大算得是个老主顾。他每天晚上总是三杯高粱，一个咸蛋，一盆金花菜，两包落花生，总共有百十来钱。六个鸡蛋，如数合讫。金大喝到太阳落山，东倒西歪的跑回家来，不是打孩子，便是骂老婆，这也算金大日常的刻板生活。不料前天金大妻妹子，出嫁到福熙镇上尤老板家，预定十二桌酒菜，临时添了乡董福爷公分两桌折菜，一时少鸡。金大妻把自己养的八只鸡一起借给母家杀了，那么鸡蛋便绝了来源。金大两回摸个空坛子，心里火得什么似的。晚上高粱又不好不喝，三娘娘家一本流水簿上，三娘的女儿小美，已给他写过两笔帐了，金大想今天再难开口记帐，心里正在盘算，忽见女儿银珠丢掉一粒谷，他便借此出气。他的主眼，本在鸡上，一粒谷那里放在他眼里。当下金大妻见金大跑了，便把女儿吃剩半碗冷饭，自己吃掉，另外盛碗热饭，淘淘汤，拈些菜，送到灶下去，给女儿银珠吃。随口道：“儿啊，你的命生得这样苦，落在这个天杀的爷手里，总难过日子咧！”接

着叹口气道：“唉，我们俩冤家，不知谁先死？假使我死在他手里，儿啊，你那时候的苦，才是真苦哩。”银珠听得，眼泪像断线珍珠似的，捧着一碗饭，那里吃得下去。娘又道：“你不要哭罢，哭杀也是没用，我娘替你想个法子，你的婶娘现在上海享福去了，先前不是也在家里朝打夜骂挨过苦的吗？你停几天，写个信给婶娘，叫她带你上海去吃人家饭罢，横竖家里除掉我娘，没有第二个亲人疼你，你去也好。”银珠才始住了哭。

当下金大两只手插在棉背心里，捧着一肚子的不自在，踱出大门，一路向福熙镇走。经过秦炳奎门首，炳奎的媳妇在窗口子里叫住金大道：“金大哥，你上街吗？我烦你一件事。”说着，拿一双双条梁男人鞋子的底面，把帕子包着给金大道：“这双鞋子，是我家公公的，你替我拿到街上托小皮匠上去。几个钱你替我垫付一付，回来给你。倘你不便垫付，我家公公也在街上喝茶，就替我家公公拿钱，也很使得。”金大接了鞋子，嘴里应着，心头好不懊恼，暗想自己今天上街，不名一钱，还有人要我垫付，却也好笑。一路走到将近福熙镇一条板桥堍下，心里打定主意，今天只好到积善寺前，丁全那里，喝一碗茶。三娘娘那边，莫说进去，连面都不好给她瞥见。只是到积善寺前去，三娘娘家必由之路，小美两只乌溜溜看人的眼睛很可怕，这如何是好？一边想，一边走过桥去。当下人急智生，把秦寡妇包鞋子一块帕子，解下来，幂在头上，人家瞧了，好像他怕阳光似的，一直走过三娘娘酒店，好像伍子胥逃出了昭关，一颗心放下。当把块帕子塞在胸前，要想踏进丁全茶馆，望见小皮匠挑一付担子，嘴里唱着扬州调，远远地走来。金大招招手，高叫道：“上鞋子！上鞋子！”小皮匠只是慢慢而来。金大等他走近身边，把双鞋子给他。小皮匠接着放在担里，依旧挑着前走，金大再叮嘱他道：“这鞋子秦炳奎家秦寡妇的，秦寡妇等着你上，就上就上，马上就上！”说时，路人也有惊的，也有笑的，金大毫没觉得，走进茶馆。丁全泡上一壶红茶，一只茶盅垫在茶壶顶上，茶壶盖却放在茶盅内。金大取出茶盅，把茶壶盖盖好，倒一盅喝了，四面瞧瞧，认得角落里坐着带眼镜的一个老者，就是镇上私塾先生汪四。和汪先生谈话的一个后生，叫黄善生，金大的邻舍。金大认得，一一招呼过了，见汪先生拿一枝竹根烟管，衔在嘴里，烟管头上早已烟销火灭，他毫不觉得，只管抽吸。黄善生在袋里掏出一个小小纸包，递给汪先生，汪先生一手放烟管，一手接着，解开来，原是一封书信，角上歪斜粘两方一大一小的邮票。当下汪先生把一张信笺瞧了又瞧，约略对黄善生说了几句，黄善生面上非常欢喜，伸手过来要接这封信，汪先生却不给他，站起身子对金大深深一揖道：“恭喜恭喜，你家弟媳妇，就在明天要回来了。”金大慌道：“她回来，你怎么知道？”汪先生把封信放在金大桌上说道：“有信为征，这好造甚么谣言。这封信便是黄老太从上海寄给儿子黄善生的。去年听说你家弟媳妇，跟黄老太一同去的。黄老太今儿信上说起送她回来，你弟媳妇吃人家饭吃穿了，回来你多少有些好处。常言道：

一人有福，拖得满屋。”……黄善生跑拢来，拉汪四一同坐下道：“我们三人谈谈罢。”说着，把封信取在手里，对金大道：“这封信还是前天苏州航船上阿火送来的，要吾六十文。吾不肯道：自家兄弟，为甚要敲吾竹杠？便是酒力也没有许多。阿火跳脚道：老阿哥，你这话说得好听，还像自家弟兄吗？灰孙子要拿你酒力，你这封信不知什么缘故，昨天邮政局里人送来硬要讨六十四文，吾给他六十文都不肯，不给他，他便要拿着走。吾识得几字，见是老哥的信，替你垫足了收下，现在要你六十文，吾自己还暗暗赔着四个小钱，你还说吾敲你竹杠，老阿哥，头上有天老爷咧！吾要你钱，除非买棺材晒。当下吾见他赌神罚咒，照数给他。汪先生你识字人，你瞧瞧信上龙头，还帖着双倍咧。到底甚么缘故？”汪先生抬一抬眼镜，把信角上邮票仔细一盾，大的上有“中华民国邮政”六个小字，“壹分”两个大字，小的一张上，却是“欠资四分”四个小字，心里很觉奇怪，说道：“外国人难道送信也肯欠帐，怪不得听人家说，外国人开邮政局用大本钱。上海马路上还装着几千几百只鹁鸽箱。老黄你这封信，一定你娘认得他们局里外国人，一时写了帐，现在你娘要动身回来，局里人不放心，知照向你收帐。”黄善生点头称是。金大把信壳也瞧了一瞧，说，现在世界不成世界了，龙头不像龙，什么一只船。”汪先生道：“龙头两字，本来说说罢了，火车上龙头，自来水龙头，吾没见过，究竟像龙弗像？洋灯上龙头，吾曾见过，怎么蛇头都不像。”

正说着，走进两个人来。一个穿件花缎夹袍子，元色缎马甲，头上尖顶帽，拖着辫子，年纪十七八岁。一个五短身材，穿一件长夹衫，秃顶，烟容满面，坐定，连打了几个呵欠。丁全泡上两碗茶，陪笑着问那五短身材的道：“阿狗，你家一廪白米，听说有了主顾，价钱谈过么？”那人惊道：“你哪里听来？”丁全眯花朵眼，鼻子里哼了一声。少年不耐道：“他的廪由他掣，要你多什么嘴！”丁全不敢再响，走开去。少年便和那人咕哝了一回，起先伸四只指头，后来缩去一个，在桌上一搁，说再少不干。那人道：“你老太爷那边呢？”少年道：“老头子不管他。”正说着，一位老者，弯着腰，手里拿只水烟管，摆着外八字式脚步，踱进来。丁全连忙迎上，搀了一把说：“福爷走好。”那时合茶馆人大家一哄站了起来，招呼一声。独有那个少年，依然坐着，一动不动。老者坐定，泡茶，他两人也就住了口，一时鸦雀无声。老者喝一口茶，吸一回烟，忽的大喝一声，指那少年道：“玉吾，你还不替吾走回去，茶馆里那有你的座位！年纪轻轻，书不读，只管游荡。”少年低着头，一溜烟走了。那五短身材的，依旧坐着，一边汪先生和金大、黄善生三人，说说笑笑，认得老者就是镇上乡董钱福爷，少年是他儿子玉吾，不知为甚么一回事？问问丁全，才知小寡妇嫁人，玉吾经手包办的。钱福爷叫道：“汪先生你的学放得好早啊！”汪四红着脸站起来，恭恭敬敬答道：“此刻还没有放。因为黄善生叫吾来这里看一封信，信上说他的妈送金二妻回来，叫他在摆渡口等候。晚生读给他听了，

正想回馆，恐怕馆里学生争吵。老伯贵体好，请保重些。少君贵庚还轻，你也不必去苛责他。他在此散散心，不想碰着老伯，呵叱他一顿，老伯家教谨严，简实起敬。”汪四只管恭维下去，奈福爷一句也没入耳，只听得金二妻三字，问道：“你说金二妻，是不是安乐村上的那个？”汪四道：“是。”钱福爷冷笑一声道：“她要回来吗？吓！”汪四不便细问，作了一揖，又对金大、黄善生两人点点头，匆匆自去。一边金大心里暗暗欢喜的，便是弟媳妇回来，要想赶回去告诉金二，想起一双鞋子没有钱代垫，横竖炳奎也在街上，只是不知他在哪里，吾去叮嘱小皮匠叫他上好交给炳奎，向炳奎拿钱罢。当下问丁全道：“你看小皮匠担子歇在哪里？我有话对他说。”丁全到门口伸长脖子一望道：“在三娘娘酒店门首。”金大心里一跳，又问道：“今天见过秦炳奎吗？”丁全道：“他刚才在这里喝了一开水去，你来他走，只差一步，他此刻想在三娘娘家喝酒，你到三娘娘那里会他罢。”金大心里又是一动，暗想：天下事偏有这样凑巧，吾回去罢，管他不得。站起要走，黄善生道：“茶钱吾会过，你今晚怎不喝酒？顿时戒起酒来？难道肚子里酒虫，今天吃斋？”金大咽了一口馋涎，笑笑出门去。忽的一转念间，横竖弟媳妇明天回来，总好张罗些，还清酒帐绰乎有裕。今天何不再硬硬头皮，撞一撞。一边想，一边走到三娘那里，见秦炳奎并不在内，只有一个醉汉站在柜台旁，斜靠着身子喝酒，一手捏块豆腐干，面孔像落山的太阳，眼睛里放出血来，可怕得很。金大瞧了一眼，并不认识是谁，也就坐下一旁，自己在筒内抽双筷。三娘娘懒洋洋地走来，倒一杯酒，抓一盆豆，金大自己走到柜边，拣一个咸蛋拍着吃，偷眼瞧瞧小美，不住的把本帐簿翻来覆去。金大暗自惭愧，连喝几杯，便要想走。正待说声记帐，忽见小美写张红纸，只十来个字，粘在屋柱子上，金大走近细认，一个不识。旁的醉汉，也飞了一眼，摸出一块大洋碰在柜上，说声：“酒家不要眼黄，老子多的是钱，高兴起来，喝一个死，快快倒来”。金大指着问那汉道：“上面写的甚么？”那汉读给他听道：“小店本短，一律现惠，前帐未清，免开尊口。”金大暗暗抽口冷气，那汉接着道：“好汉不欠钱，欠钱没好汉。老子有钱吃，没钱歇。王八要欠你一个钱，狗头要欠你一个钱。”说罢又是咕咕的喝，吓得小美不敢出声。金大呆呆地站着，只得把欠帐一句话，咽下肚去。可是袋里摸不出钱，心中急得甚么似的。

可巧这当儿忽地奔进一个大汉，把金大一把辫子提将直来，拖了便走。金大不知甚事，给那汉拖到一家茶馆里，一桌子上，正中坐的秦炳奎，旁边汪四先生。汪先生还在笑嘻嘻的劝解，炳奎一眼瞧见金大，奔过来一飞脚，险把金大踢死。金大呆问为的甚么？炳奎骂道：“狗贼，你还假痴，方才街上叫的什么话？”金大总想不出，旁人插口道：“你在丁全门口，不高叫着什么‘秦寡妇等着就上就上就上’。”金大辩道：“他媳妇寄我上双鞋子，我叮嘱他也没差池。……”汪先生插嘴道：“你错是没错，怪不得你。只是刚才那句话，细嚼

起来，很有骨子。旁人听了，便要缠坏。你说话留些儿神，不要没遮拦。现在说个明白，倒也有理。”炳奎见金大蹙丧着脸，眼泪汪汪，也便收篷，不做一声。旁边叉手立着的大汉，喝一声滚，金大一溜烟跑了。原来秦炳奎是安乐村一个秀才，算得一村之主。大汉炳奎哥子炳刚，力蛮如牛，方才金大走到丁全茶馆和小皮匠话，炳奎正在隔壁馆子里吃面，隐隐听得，心里纳罕，后来炳奎跑进茶馆，剃头的小麻皮嬉皮笑脸对炳奎道：“刚才听得街上有人高叫‘秦寡妇等着就上’，可是等你公公，还是等的别人？”炳奎啐了一口，心里火发，找炳刚寻金大出气。路上碰见汪四，又同来喝茶。讲起金大无礼，只是说不出口。汪四也莫名原委，只有苦劝，心头老大替金大担忧。当下见金大拭着眼泪跑了，汪四还苦劝炳奎一番道：“金大他本是个草包，这番吃苦，也是他维口兴戎，自作之孽，你老人家不必气苦，当他放屁罢。”炳奎叹口气道：“蠢牛，不管人家名节攸关，火发起来，恨不得告他一状。”汪四道：“那真要叫做一言丧邦了，吾看不必罢。”炳奎又道：“我告诉你，金大的第二个兄弟金二，去岁正月里不是夫妻大吵，你道为的甚事？”汪四摇着头道：“不详细，略知一二。”炳奎低低道：“他吵的就是妻子偷汉。一夜金二夫妻俩两头睡着，半夜里金二醒来，觉得床上有些响声，摸摸自己枕头旁的脚，来得多了，便问他妻子道：‘这双脚是谁？’妻子应道：‘吾的。’他又摸一只问谁？又应吾的。再摸一只问谁？又应吾的。金二扑了起来说：‘你的脚生得太多了，待吾替你点个清楚。’忙划起火来一瞧，原来精赤条条一个自己的小弟。当晚三人扭做一团。明天金二请出娘舅，总断弗开，吾替他告诉乡董福爷，福爷叫他娘舅出面，赶出小弟，小弟才算没法，搬出金二那里。后来福爷要金二的谢仪，金二非但一钱不名，还说什么福爷逼走他妻子，哭着吵着。福爷气极了，要送他到警察分所去。亏得吾说了情，至今福爷这口气还没有落咧。”汪四恍大道：“怪不得吾方才说起金二妻，福爷很不自在，还冷笑了一声。”炳奎道：“金二妻好好在上海，怎样要回来呢？”汪四把看信事细说一遍，炳奎站起来道：“那么吾要和福爷细细商量一下，明天给金二妻一个下马威，总要吓得他屁滚尿流，仍旧逃回上海，方出吾俩心头之恨。”说罢，竟往丁全茶馆里去会福爷。炳刚当下也就跟了哥子一直走去。

且说小皮匠一副担子歇在路旁，身子像猢猻般蹲着，嘴里衔两根猪鬃，手里拉两条麻线，一眼望见秦炳奎走来，要想叫住，问声鞋子可是你的，只因嘴里没空，吐出衔的猪鬃，又怕匆匆走过，当下忙把右腿一伸，要想拦住。看官试想，乡镇街道，何等狭窄，怎容你伸腿躺脚，加着炳奎兄弟心有急事，匆匆走来，炳奎当前绊了一交，跌成一个狗吃屎。炳刚连忙搀起哥子，小皮匠吓昏着，一时把两根猪鬃咽下肚去，两条麻线拖出唇边，白翻着眼作嘔。炳刚那里管得，只轻轻一脚，把副担子，踢倒板桥堍下一只毛厕旁边，顺手再赏赐小皮匠几下又响又脆的耳光，打得五官出火，七窍生烟。小皮匠痛定一望，两人走

开去了，只好自己去把担子扶起，瞧瞧一双鞋子，掉在毛厕里，心头又是一急。转念一想，鞋子横竖他自己的烂污拆了，溜之大吉。当下挑着担子便走，从此小皮匠就和那个衣食住的福熙镇，永远脱离关系，按下不提。一边炳奎兄弟和乡董钱福爷去商量明日对付金二妻的辣手段，一边金大拭着眼泪一路走回家去。经过秦炳奎家，正眼也不敢望一望，一脚跑到金二家，告知弟媳妇回来事。金二心花怒放，当下兄弟俩一宿无话，明日天才亮，金大、金二不约而同的起身，一齐到福熙镇摆渡口里去等候。原来上海到福熙镇，有两条路程。一趁火车到苏州，接小航船到镇。一趁上海到荡口的小轮，中途有驳船驳到镇上。金大兄弟等的便是驳船。驳船每天一早去驳了乘客，停在福熙镇摆渡口。那时金大兄弟等了好久一回，才见黄善生也来了。三人又等了一刻，远远望见一只篾棚小船，艄上插一面三色小旗，缓缓摇来。金大瞧见，说声来了。又停一回，驳船泊到岸头，踉踉跄跄，客人不少。女人们背一只洋铁皮箱，吃人家饭回来的，倒有大一半。内中有个老翁五十来岁，花白胡子，拉着一个十七八岁小姑娘，走出舱来。小姑娘只管抽抽咽咽的哭，老翁拉着她上岸，小姑娘像蛮牛般强着，老翁行路蹒跚，还拉了小姑娘，一蹙一跷，格外难走。旁人也有叹老翁苦命的，也有赞姑娘标致的。只是不知为的甚事，一时也无从议论起。金二却不见家小回来，老大纳闷。连金大也觉失望。独有黄善生，接着他的母亲，欢天喜地。金二问黄老太，自己家小，怎么不归？黄老太只不开口，把一只铁皮箱，二个衣包，吩咐儿子拿着先回，自己提了两扎条子肥皂，两扎广东甘蔗，一直走向街上去，经过一家茶馆门口，一个镇上当地保的金全，叫住她道：“金二妻同回来么？”黄老太摇摇头，只管前走。寻到镇上乡董钱福爷家里，见福爷和秦炳奎坐着，黄老太上前陪笑道：“巧极，两位老爷都在这里，老身来替金二妻说个情。她今天回来，在娘家上岸，不敢到镇上见两位老爷的面。两位老爷，大人不计小人过。去年的事，实在对不起两位老爷，两位老爷福大量大，看老太婆薄面罢。”说着，把肥皂、甘蔗放在一旁，又道：“这些小意思，金二妻孝敬两位老爷的。还有一些小礼送给两位老爷买碗酒喝，请两位老爷收了罢。”黄老太摸出二个红纸包，放在桌上。福爷道：“这算什么？她做娘姨的钱，是念四根肋骨上磨下来的，个个眼里有血，谁忍心要他。去年事，金二简直太没规矩，现在说开了，也就算吧。你把两个纸包收下，东西留着，算领她情。”说罢，把两个红纸包掂掂分量，退回黄老太。黄老太仍旧搁在桌上不拿，福爷回转头去，对自己家里个娘姨瞟了一眼，那娘姨把两个纸包塞在黄老太胸前说：“算了吧，老爷答应你的事，承你情了，吾和你灶下谈去。”黄老太只好收下。福爷瞧着炳奎道：“你说我的话对吗？你吾老爷们怎好拿底下人的钱，这东西倒不打紧，你我分着吧，买他怕要三四块钱。金二妻还算乖巧，既走到毡单角，也就罢了。炳奎你去知照声地保金全兄弟们，说我吩咐，碰见金二妻，不要难为她吧。”炳奎心里虽是快快，怎敢违拗，听着自去。

黄老太从灶下走出，谢了一声径自回去。福爷的娘姨把甚么东西向福爷袋里只一塞，福爷见儿子从外面走来说道：“玉吾，大清早又到外面做甚？还不把朱子家训读几遍。”玉吾低头只不回答。停了一会，炳奎在茶馆里打发人到福爷这边拿了分得的肥皂、甘蔗去，这件如火如荼的案子，就此冰消瓦解，搁过不提。

金大兄弟懊闷着，在丁全那里喝碗早茶。到午饭时候，踱回家去，只见自己家小下陪着弟媳妇、黄老太等一桌子吃饭，不觉又京又喜。正想问话，金二也过来了。黄老太蹑手蹑脚说道：“这番幸亏吾，要谢谢吾哩。去年事没了，福爷和炳奎怎肯干休，老身替你过了个门，才算安逸。你老婆先到娘家，娘家用船送来，也是防着街上无赖啰嘈。你道现在世界，人心甚么做的，简实是块吸铁石，那个不想在铜钲眼里翻筋斗。嘴上仁义道德，心里男盗女娼。甚么老爷爷太爷，连我们底下人都弗如。”金二见着妻子回来，眯花朵眼，陪着说笑。金大妻盛两碗饭，抽两双筷，金大叫金二一块儿吃饭。吃罢饭，金二忽听得房里呱呱呱一片小儿哭声，不觉纳罕。黄老太不待他问，说道：“恭喜你哩，你家血抱一个小宝宝，又白又胖，现在房里，你去瞧瞧，好福分做个现成爷。”说着，金大妻已经抱了出来。金二细看那小孩，只一月光景，问道：“吃奶哩。”他老婆道：“我带着牛奶，你抱回去吧，待我来喂奶。”金二接着抱去，金二妻也跟了过来，黄老太笑着说：“这孩子的来历，吾倒晓得很详。金大你莫小觑他是个血泡，来头大得很咧。小孩的祖父，正在京里做官。”这话把金大夫妻吓了一跳。黄老太接着道：“将来他的爷不久要做皇帝，那么小孩一定也是个皇帝。”金大始终不懂他的话，黄老太把嘴凑在金大耳朵上，详细说了一遍，金大吓得冷汗一身，说：“这事如何了得，将来有三长二短，便要满门抄斩。”黄老太陪笑说：“你胆大着些，有福分才好做他的干娘。”金大忖了一会道：“金二是我的兄弟，现在这小孩便是我的侄子，我便是他的伯伯，究竟有没关碍，我倒要去打听一下，不要闯出祸来，连累我伯伯。”说着起身望外便走。黄老太太连忙拉住，叮嘱金大，千万别给外人知晓，弄出乱子，不是要的。金大含糊着，只管上街去。

看官你道黄老太所说那个小孩来历究竟怎样？在下不必替他秘密，说来大家听听。据称金二妻在上海一家公馆里当娘姨，说也奇闻，若大一座公馆，娘姨、丫头、汽车夫、梳头妈、烧饭司务、管门巡捕，统共不下一二十人，若要问起那公馆里的老爷、少爷、太太、小姐来，却一个都没有。原来老爷在大公馆里，镇日镇夜十来个姨太太轮流看守住，万难到这边公馆里来。太太呢，是一家公馆里的小姐还没出阁。一个月老爷到公馆只一两遭，老爷一到，合公馆人，忙个不了。汽车夫便想法子去接太太，也有时接不到太太。接到了，也不能宿在公馆里一宵半夜，只一黄昏，老爷太太便各自东西。今年六月里，太太忽然害病，住在医院三个多月，老爷暗暗派金二妻日夜服侍着。九月底太太生